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旧唐书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旧唐书

卷一〇五——卷一六六

〔后晋〕

刘昫等撰

廉湘民等标点

旧唐书卷一〇五 列传第五五

宇文融 韦坚 杨慎矜 王锬

宇文融，京兆万年人，隋礼部尚书平昌公弼之玄孙也。祖节，贞观中为尚书右丞，明习法令，以干局见称。时江夏王道宗尝以私事托于节，节遂奏之，太宗大悦，赐绢二百匹，仍劳之曰：“朕所以不置左右仆射者，正以卿在省耳。”永徽初，累迁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代于志宁为侍中。坐房遗爱事配流桂州而卒。父峤，莱州长史。

融，开元安装累转富平主簿，明辩有吏干，源乾曜、孟温相次为京兆尹，皆厚礼之，俄拜监察御史。时天下户口逃亡，免役多伪滥，朝廷以为患。融乃陈便宜，奏请检察伪滥，搜括逃户。玄宗纳其言，因令融充使推勾。无几，获伪滥及诸役甚众，特加朝散大夫，再迁兵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。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，并摄御史，分往天下，所在检括田畴，招携户口。其新附客户，则免其六年赋调，但轻税入官。议者颇同为扰人不便，阳翟尉皇甫憬上疏曰：

臣闻智者千虑，或有一失；愚夫千计，亦有一得。且无益之事繁，则不急之务众；不急之务众，则数役；数役，则人疲；人疲，则无聊生矣。是以太上务德，以静为本；其次化之，以安为上。但责其疆界，严之提防，山水之余，即为见地。何必聚人阡陌，亲遣括量，故夺农时，遂令受弊。又应出使之辈，未识大体，

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，务以勾剥为计。州县惧罪，据牒即征。逃亡之家，邻保代出；邻保不济，又便更输。急之则都不谋生，缓之则虑法交及。臣恐逃逸从此更深。至如澄流在源，止沸由火，不可不慎。今之具僚，向逾万数，蚕食府库，侵害黎人。国绝数载之储，家无经月之畜，虽其厚税，亦不可供。户口逃亡，莫不由此。纵使伊、皋申术，管、晏陈谋，岂息兹弊？若以此给，将何以堪！虽东海、南东海、南山尽为粟帛，亦恐不足，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！

左拾遗杨相如上书，咸陈括客为不便。上方委任融，侍中源乾曜及中书舍人陆坚皆赞成其事，乃贬憬为盈川尉，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，田亦称是。州县希融旨意，务于获多，皆虚张其数，亦有以实户为客者。岁终征得客户钱百万，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。言事者犹称括客损居人，上令集百僚于尚书省。公卿已下惧融恩势，皆雷同不敢有异词，唯户部侍郎杨瑒独建议以括客不利居人，征籍外田税，使百姓困弊，所得不补所失。无几，瑒出为外职。

融乃驰传巡历天下，事无大小，先牒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，省司亦待融指挥而后决断。融之所至，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，百姓感其心，至有流泪称父母者。融使还具奏，乃下制曰：

人惟邦本，本固邦宁，必在安人，方能固本。永是道，实获朕心。思所以康济黎庶，宠绥华夏，上副宗庙乾坤之寄，下答宇县贡献之勤，何尝不夜分辍寝，日旰忘食。然后以眇眇之身，当四海之贵。虽则长想遐尔，不可家至日见。至于宣布政教，安辑逋亡，言念再三，其勤至矣。莫副朕命，实用恶焉，当宸永怀，静言厥绪。岂人流自久，招谕不还，上情靡通于下，众心罔达于上。求之明发，想见其人。当属括地使宇文融谒见于延英殿，朕以人必土著，因议逃亡，嘉其忠说，堪任以事，乃授其田户纪纲，兼委之郡县厘革，便令充使。奉以安人。遂能恤我黎元，克将朕命，发自夏首，来于岁终，巡按所及，归首百万。仍闻宣制之日，老幼欣跃，惟令是从，多流泪以感朕心，咸吐诚以荷王

命。犹恐朕之薄德，未孚于人，抚字安存，更冀良算。遂命百司长吏，方州岳牧，金议都堂，广征异见。群词盈于札翰，环省弥于旬日，庶广朕意，岂以为劳，稽众考言，谓斯折衷。欲人必信，期于令行，凡尔司存，勉以遵守。

夫食为人天，富而后教，经教彝体，前哲至言。故平糴行于昔王，义仓加于近代，所以存九年之蓄，收上中之敛。穰贱则农不伤财，灾谨则时无菜色，救人活国，其利博哉！今流户大来，王田载理，敖庾之务，寤寐所怀。其客户所税钱，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，仍许预付价值，任粟麦兼贮。并旧常平钱粟，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，使敛散及时，务以矜恤。且分灾恤患，州党之常情；损余济阙，亲邻之善贷。故木铎云徇，里胥均功，夜绩相从，齐俗以贍。今阳和布泽，丁壮就田，言念鰥寡，事资拯助。宜委使司与州县商量，劝作农社，贫富相恤，耕耘以时。仍每至雨泽之后，种获忙月，州县常务，一切停减。使趋时急于备寇，尺璧贱于寸阴，是则天无虚施。人无遗力。

又政在经远，功惟久著，今逃亡初复。居业未康，循逃户及籍外剩田，犹宜劳徠，理资存抚。其十道分判官，三五年内，使就厥功，令有终始。当道覆屯，及须推劾，并以委之，不须广差余使，示专其事，不扰于人。政术有能，必行赏罚。其已奏复业归首，勾当州县，每季一申，不须挟名，致有劳扰。其归首户，各令新首处与本贯计会年户色役，勿欺隐及其两处征科。宣布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
中书令张说素恶融之为，人又患其权重，融之所奏，多建议争之。融揣其意，先事图之。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：“宇文融承恩用事，辩给多词，不可不备也。”说曰：“此狗鼠辈，焉能为事！”融寻兼户部侍郎。从东封还，又密陈意见，分吏部为十铨典选事，所奏又为说所抑。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连名劾说，廷奏其状，说由是罢知政事。融恐说复用为己患，数潜毁之。上恶其朋党，寻出融为魏州刺史。俄转汴州刺史，又上表请用《禹贡》九河旧道，开稻田以利

人，并回易陆运本钱，官收其利。虽兴役不息，而事多不就。

十六年，复入为鸿胪卿，兼户部侍郎。明年，拜黄门侍郎，与裴光庭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融既居相位，欲以天下为己任，谓人曰：“使吾居此数月，庶令海内无事矣。”于是荐宋璟为右丞相，裴耀卿为户部侍郎，许景先为工部侍郎，甚允朝廷之望。然性躁急多言，又引宾客故人，晨夕饮谑，由是为时论所讥。时礼部尚书、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使，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，驿召将下狱。祎既申诉得理，融坐阿党李宙，出为汝州刺史，在相凡百日而罢。

裴光庭时兼御史大夫，又弹融交游朋党及男受赃等事，贬昭州平乐尉。在岭外岁余，司农少卿蒋岑举奏融在汴州回造船脚，隐没钜万，给事中冯绍烈又深文案，其事实，融于是配流岩州。地既瘴毒，忧恚发疾，遂诣广府，将停留未还。都督耿仁忠冒融曰：“明公负朝廷深谴，以至于此，更欲故犯严命，淹留他境，仁忠见累，诚所甘心，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，必不相容也。”融遽还，卒于路。上闻之，思其旧功，赠台州刺史。

韦坚，京兆万年人。父元圭，先天中，银青光禄大夫，开元初，兖州刺史。坚姊为赠惠宣太子妃，坚妻又楚国公姜皎女，坚妹又为太子妃，中外荣盛，故早从官叙。二十五年，为长安令，以干济闻。与中贵人善，探候主意。见宇文融、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，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，所在置吏督察，以裨国之仓廩，岁益钜万。玄宗以为能。

天宝元年三月，擢为陕郡太守、水陆转运使。自西汉及隋，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，以通山东租赋。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，截灞、浐水傍渭东注，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。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、浐水之上架苑墙，东面有望春楼，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，二年而成。坚预于东京、汴、宋取小斛底船三百只置于潭侧，其船皆署牌表之。若广陵郡船，即于楸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、镜、铜器、海味；丹阳郡船，即京口綾衫段；晋陵郡船，即折造官端綾绣；会稽

郡船，即铜器、罗、吴綾、绛纱；南海郡船，即玳瑁、真珠、象牙、沉香；豫章郡船，即名瓷、酒器、茶釜、茶铛、茶碗；宣城郡船，即空青石、纸笔、黄连；始安郡船，即蕉葛、蚺蛇胆、翡翠。船中皆有米，吴郡即三破糯米、方文綾。凡数十郡。驾船人皆大笠子、宽袖衫、芒屨，如吴、楚之制。先是，人间戏唱歌词云：“得（丁迄反）体（都董反）迄那也，迄囊得体的耶？潭里船车闹，扬州铜器多。三郎当殿坐，看唱《得体的歌》。”至开元二十九年，田同秀上言“见玄元皇帝，云有宝符在陕州桃林县古关令尹喜宅”，发中使求而得之，以为殊祥，改桃林为灵宝县。及此潭成，陕县尉崔成甫以坚为陕郡太守凿成新潭，又致扬州铜器，翻出此词，广集两县官，使妇人唱之，言：“得宝弘农野，弘农得宝耶！潭里船车闹，扬州铜器多。三郎当殿坐，看唱《得宝歌》。”成甫又作歌词十首，自衣缺胯绿衫，锦半臂，偏袒膊，红罗抹额，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。和者妇人一百人，皆鲜服靓妆，齐声接影，彭笛胡问以应之。余船沿进，至楼下，连檣弥亘数里，观者山积。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檣竿，人人骇视。坚跪上诸郡轻货，又上百牙盘食，府县进奏，教坊出乐迭奏。玄宗欢悦，下诏敕曰：

古之善政者，贵于足令，欲求富国者，必先利人。朕关辅之间，尤资殷贍，比来转输，未免艰辛，故置此潭，以通漕运。万代之利，一朝而成，将允叶于永图，岂苟求于纵观。其陕郡太守韦坚，始终检校，夙夜勤劳，赏以懋功，则惟常典。宜特与三品，仍改授一三品京官兼太守，判官等并即量与改转。其专知检校始末不离潭所者并孔目官，及至典选日，优与处分，仍委韦坚具名录奏。应役人夫等，虽各酬佣直，终使役日多，并放今年地稅。且启凿功毕，舟楫已通，既涉远途，又能先至，永言劝励，稍宜甄奖。其押运纲各赐一中上考，准前录奏。船夫等宜共赐钱二千贯，以充宴乐。外郡进土物，赐贵戚朝官。赐名广运潭。时坚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宝物供楼上铺设，进食竟日而罢。

李林甫以坚姜氏胥，甚狎之。至是惧其诡计求进，承恩日深，坚又与李适之善，益怒之，恐入为相，乃与腹心构成其罪。四月，进银

青光禄大夫、左散骑常侍、陕郡太守、水陆转运使，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；又以判官元挥、豆卢友除监察御史。三年正月，坚又加兼御史中丞，封韦城男。九月，拜守刑部尚书，夺诸使，以杨慎矜代之。

五载正月望夜，坚与河西节度、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，同过景龙观道士房，为林甫所发，以坚戚里，不合与节将狎暱，是构谋规立太子。玄宗惑其言，遽贬坚为缙云太守，惟明为播川太守。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，籍其资财。六月，又贬坚为江夏员外别驾。又构坚与李适之善，贬适之为宜春太守。七月，坚又长流岭南监封郡，坚弟将作少匠兰、鄆县令冰、兵部员外郎芝、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。至十月，使监察御史罗希奭逐而杀之，诸弟及男谅并死。坚妻姜氏，林甫以其久遭轻贱，特放还本宗。仓部员外郎郑章贬南丰丞，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，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，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，连累者数十人。又敕嗣薛王瑊夷陵郡员外别驾长任，其母随男任；女婿新贬巴陵太守卢幼林长流合浦郡。肃宗时为皇太子，恐惧上表，称与新妇离绝。七载，嗣薛王瑊停，仍于夜郎郡安置，其母亦勒随男。坚贬黜后，林甫讽所司发使于江淮、东京缘河转运使，恣求坚之罪以闻，因之纲典船夫溢于牢狱，郡县征剥不止，邻伍尽成裸形，死于公府，林甫死乃停。

杨慎矜，隋炀帝玄孙也。曾祖隋齐王暕。祖正道，大业末，随宇文化及至河北，为窦建德所破，因与其祖母萧皇后入于建德军，建德送于突厥处罗可汗牙。贞观初，李靖击破颉利可汗，胡酋康苏密以萧后及正道归，授尚衣奉御。父隆礼，长安中天官郎中，神龙后，历洛、梁、滑、汾、怀五州刺史，皆以清严能检察人吏绝于欺隐闻。景云中，以名犯玄宗上字，改为崇礼。开元初，擢为太史府少卿，虽钱帛充牣，丈尺间皆躬自省阅，时议以为前后为太府者无与为比。擢拜太府卿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进封弘农郡公。在职二十年，公清如一。年九十余，授户部尚书致仕。时太平且久，御府财物山积，以为

经杨卿者无不精好，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。

慎矜沉毅有材干，任气尚朋执。初，为汝阳令，有能名。崇礼罢太府，玄宗访其子堪委其父任者。宰以慎余、慎矜、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风，而慎矜为其最，因拜监察御史，知太府出纳。慎余先为司农丞，除太子舍人，监京仓。寻丁父忧。二十六年服阕，累迁侍御史，仍知太府出纳。慎名授大理评事，摄监察御史，充都含嘉仓出纳使，甚承恩顾。慎矜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，皆令本州征折估钱，转市轻货，州县征调，不绝于岁月矣。在台数年，又专知杂事，风格甚高。

天宝二年，迁权判御史中丞，充京畿采访使，知太府出纳使并如故。时右相李林甫握权，慎矜以迁拜不由其门，惧不敢居其任，固让之，因除谏议大夫，兼侍御史，仍依旧知太府出纳。以鸿胪少卿萧谅为史中丞，谅至台，无所挥让，颇不相能，竟出陕郡太守。林甫以慎矜屈于己，复擢为御史中丞，仍充诸道铸钱使，余如故。

时散骑常侍、陕郡太守韦坚兼御史中丞，为水陆漕运使，权倾宰相。侍御史王鉷推坚狱，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，鉷恨之，林甫亦憾焉。慎矜与鉷父璠中外兄弟，鉷即表侄，少相狎，鉷入台，慎矜为台端，亦有推引。及鉷迁中丞，虽与鉷同列，每为王鉷，鉷恃与林甫善，渐不平之。五载，慎矜迁户部侍郎，中丞、使如故。林甫见慎矜受主恩，心嫉之，又知王鉷于慎矜有间，又诱而谄之，鉷乃伺其隙以陷之。慎矜夺鉷职田，背冒鉷，诋其母氏，鉷不堪其辱。慎矜性疏快，素昵于鉷，尝话讌书于鉷，又与还俗僧史敬忠游处，敬忠有学业。鉷于林甫构成其罪，云慎矜是隋家子孙，心规克复隋室，故蓄异书，与凶人来往，而说国家休咎。

时天宝六载十一月，玄宗在华清宫，林甫令人发之。玄宗震怒，系之于尚书省，诏刑部尚书萧隐之、大理卿李道邃、少卿杨珣、侍御史杨钊、殿中侍御史卢铤同鞠之；又使京兆尹曹吾温往东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监慎余、弟洛阳令慎名等杂讯之；又令温于汝州捕史敬忠获之，便赴行在所。先令卢铤收太府少卿张瑄于会昌驿，系而推之，

瑄不肯答辯。鉉百端拷訊不得，乃令不良枷瑄，以手力絆其足，以木按其足間，撇其枷柄向前，挽其身長校數尺，腰細欲絕，眼鼻皆血出，謂之“駱駒拔擷”，瑄竟不肯答。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，無所得，拷其小妻韓珠，乃在豎柜上作一暗函盛讞書等，鉉于袖中出而納之，訴以示慎矜。慎矜曰：“他日不見，今乃來，是命也。吾死矣。”及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余里，使典說之：“若至溫湯，即求首陳不可得矣。”去溫湯十余里，敬忠乞紙筆于桑樹下具吐之。比見慎矜，敬忠証之，慎矜皆引實。二十五日，詔楊慎矜、慎余、慎名并賜自盡；史敬忠決重杖一百；鮮于賁、范滔并決重杖，配流遠郡；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杖配流。義陽郡司馬、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，解官于南賓郡安置；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，長流岭南臨封郡，亦死于流所。慎矜兄弟并史敬忠庄宅官收，以男女配流岭南諸郡；其張瑄、萬俟承暉、鮮于賁等准此配流。乃使監察御史顏真卿送敕至東京，殿中侍御史崔胤引慎名，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敕示之。慎名見慎矜賜自盡，初尚抚膺，及聞慎余及身皆爾，遂止。及宣敕了，慎名曰：“今奉聖恩，不敢稽留晷刻，但以寡姊老年，請作數行書以別之。”胤揖真卿，真卿許之。慎名神色不變，入房中作書曰：“拙于謀運，不能靜退。兄弟并命，唯姊尚存，老年孤茆，何以堪此！”書后又數條事。又宅中作一板池，池中魚一皆放之，遂縊而死。監察御史平冽賫敕至理寺，慎余聞死，合掌指天而縊。

初，慎矜至溫湯，正食，忽見一鬼物長丈余，朱衣冠幘，立于門扇后，慎矜叱之，良久不灭，以熱羹投之乃灭。無何，下獄死。兄弟甚友愛，事寡姊如母，皆偉儀形，風韻高朗，愛客喜飲，籍甚于時。慎名嘗覽鏡，見其須面神彩，有過人，覆鏡嘆惋曰：“吾兄弟三人，盡長六尺余，有如此貌、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，難矣！何不使我少体弱耶？”

竟如其言。

王鉞，太原祁人也。祖方翼，夏州都督，為時名將，生姬、璿、珣。

璠、璿，开元初并历中书舍人。珣，兵部侍郎、秘书监。铤，即璠之孽子。开元十年，为鄆县尉、京兆尹稻田判官。二十四年，再迁监察御史。二十九年，累除户部员外郎，常兼侍御史。天宝二年，充京和市和巢使，迁户部郎中。三载，长安令柳升以贿败。初，韩朝宗为京兆尹，引升为京令。朝宗又于终南山下为荀家窟买山居，欲以避世乱。玄宗怒，敕铤推之，朝宗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。又加铤长春宫使。四载，加勾户口色役使，又迁御史中丞，兼充京畿采访使。五载，又为京畿、关内道黜陟使，又兼充关内采访使。

时右相李林甫怙权用事，志谋不利于东储，以除不附己者，而铤有吏干，倚之转深，以为己用。既为户口色役使，时有敕给百姓生一年复。铤即奏征其脚钱，广张其数，又市轻货，乃甚于不放。输纳物者有浸渍，折估者下本郡征纳。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，皆破其家产，弥年不了。恣行割剥，以媚于时，人用嗟怨。古制，天子六宫，皆有品秩高下，其俸物因有等差。唐法沿于周、隋，妃嫔宫官，位有尊卑，亦随其品而给授，以供衣服铅粉之费，以奉于宸极。玄宗在位多载，妃御承恩多赏赐，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。铤探旨意，岁进钱宝百亿万，便贮于内库，以恣主恩锡赉。铤云：“此是常年额外物，非征税物。”玄宗以为铤有富国之术，利于王用，益厚待之。丁嫡母忧，起复旧职，使如故。

七载，又加检校内作事，迁户部侍郎，仍兼御史中丞，赐紫金鱼袋。八载，兼充闲廐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、陇右群牧都使支度营田使，余并如故。太白山人李浑言于金星洞见老人，云有玉版石记符，圣上长生久视。玄宗令铤入山洞求而得之，因上尊号，加铤银青光禄大夫、都知总监及裁接等使。九载五月，兼京兆尹，使并如故。

铤威权转盛，兼二十余使，近宅为使院，文案堆积，胥吏求押一字，即累日不遂。中使赐遗，不绝于门，虽晋公林甫亦畏避之。林甫子岫为将作监，供奉禁中；铤子准卫尉少卿，亦斗鸡供奉，每谗岫，岫常下之。万年尉韦黄裳、长安尉贾季邻常于厅事贮钱数百绳，名

倡珍饌，常有备拟，以候准所适。又于宅侧自有追欢之所。铤与弟户部郎中铤，召术士任海川游其门，问其相命，言有王否。海川震惧，潜匿不出。铤惧泄其事，令逐之，至冯翊郡，得，诬以他事杖杀之。定安公主男韦会任王府司马，闻之，话于私庭，乃被侍儿说于佣兵保者。或有憾于会，告于铤，铤遣季邻收于长安狱，入夜缢之，明晨载尸还其家。会皇堂外甥，同产兄王繇尚永穆公主，而惕息不敢言。

十载，封太原县公，又兼殿中监。十一载四月，铤与故鸿胪少卿邢瑒子绾情密累年，绾潜构逆谋，引右龙武军万骑刻取十一月杀龙武将军，因烧诸城门及市，分数百人杀杨国忠及右相李林甫、左相陈希烈等。先期二日事发，玄宗临朝，召铤，上于玉案前过状与铤。铤好弈棋，绾善棋，铤因蒐与之交故，至是意铤在绾处金城坊，密召之，日晏，始令捕贼官捕之。万年尉薛荣先、长安尉贾季邻等捕之，逢铤于化度寺门。季邻为铤所引用，为赤尉，铤谓之曰：“我与邢绾故旧，绾今反，恐事急妄相引，请足下勿受其言。”荣先等至绾门，绾等十余人持弓刃突出，荣先等遂与格战。季邻以铤语白铤，铤谓之曰：“我弟何得与之有谋乎！”铤与国忠共讨逐绾，绾下人曰：“勿损大夫下人。”国忠为剑南节度使，有随身官以白国忠曰：“贼有号，不可战。”须臾，骠骑大将军、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儿甲骑四百人讨之，绾为乱兵所斩，擒其党善射人韦瑶等以献。国忠以白玄宗，玄示以铤委任深，必不与之知情，铤与铤别生，嫉其富贵，故欲陷铤耳，遂特原铤不问，然意欲铤请罪之。上密令国忠讽之，国忠不敢泄上意，讽铤曰：“且主上眷大夫深，今日大夫须割慈存门户，但抗疏请罪郎中。郎中亦未必至极刑，大夫必存，何如并命！”铤俯首久曰：“小弟先人余爱，平昔频有处分，义不欲舍之而谋存。”乃进状。十二日，铤入朝，左相陈希烈言语侵之，铤恨之，愤诉言气颇高。铤朝回，于中书侍郎厅修表，令人进状，门司已不纳矣。须臾，敕希烈推之。铤以表示宰相，林甫曰：“大夫后之矣。”遂不许。追铤至，国忠问：“大夫否？”铤未及应。侍御史裴冕恐铤引之，冕叱詈之曰：“下为臣不忠，为弟不义。圣上以大夫之故，以足下为户部郎中，又加五品，

恩亦厚矣。大夫岂知铎事乎？”国忠愕然，谓焯曰：“实知，即不可隐；不知，亦不可妄引。”焯方曰：“七兄不知。”季邻证其罪。及日暮，奏之。铎决杖死于朝堂，赐铁自尽于三卫厨。明日，移于资圣寺廊下，裴冕言于国忠，令归宅权敛之，又请令妻、女送墓所，国忠义而许之，令铁判官齐奇营护之。男准除名，长流岭南承化郡，称长流珠崖郡，至故驿杀之；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。初，铁与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杨慎矜亲，且情厚，颇为汲引，及贵盛争权，铁附于李林甫，为所诱，陷慎矜家。经五年而铁至赤族，岂天道欤！

史臣曰：夫奸佞之辈，惟事悦人；聚敛之臣，无非害物。贾祸招怨，败国丧身，罕不由斯道也。君人者，中智已降，亦心缘利动，言为甘闻，志虽慕于圣明，情不胜于嗜欲，徒有贤佐，无如之何，所以礼经戒其勿畜。宇文融、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铁，皆开元之幸人也，或以括户取媚，或以漕运承恩，或以聚货得权，或以剥下获宠，负势自用，人莫敢违。张说、李林甫手握大权，承主恩顾，尚遭凌摈，以身下之，他人即可知也。然天道恶盈，器满则覆，终虽不令，其弊已多，良可痛也。宋璟、裴耀卿、许景先获居重任，因融荐之，此亦有凤之一毛也。玄宗以圣哲之姿，处高明之位，未免此累，或承之羞，后之帝王，得不深鉴！

赞曰：财能域人，聚则民散。如何帝王，志求余羨。融、坚、矜、铁，因利乘便。以徼宠荣，宜招后患。

旧唐书卷一〇六

列传第五六

李林甫 子岫 粵 杨国忠 子喧
 咄 张玮 王琚 王毛仲

李林甫，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孙。叔良生孝斌，官至原州长史。孝斌生思海，官至扬府参军，思海即林甫之父也。林甫善音乐，初为千牛直长，其舅楚国公姜皎深爱之。开元初，迁太子中允。时源乾曜为侍中，乾曜侄孙光乘，姜皎妹婿，乾曜与之亲。乾曜之男洁白其父曰：“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。”乾曜曰：“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，哥奴岂是郎官耶？”数日，除谕德。哥奴，林甫小字。累迁国子司业。

十四年，宇文融为御史中丞，引之同列，因拜御史中丞，历刑、吏二侍郎。时武惠妃爱倾后宫，二子寿王、盛王以母爱特见宠异，太子瑛益疏薄。林甫多与中贵人善，乃因中官于惠妃云：“愿保护寿王。”惠妃德之。初，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，诡谲有材略，与林甫私。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，及光庭卒，武氏衔哀祈于力士，请林甫代其夫位，力士未敢言。玄宗使中书令萧嵩择相，嵩久之以右丞相韩休对，玄宗然之，乃令草诏。力士遽漏于武氏，乃令林甫白休。休既入相，甚德林甫，与嵩不和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，惠妃阴助之，因拜黄门侍郎，玄宗眷遇益深。

二十三年，以黄门侍郎平章事张斐耀卿为侍中，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为中书令，林甫为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并加银青

光禄大夫。林甫面柔而有狡计，能伺候人主意，故骤历清列，为时委任。而中官妃家，皆厚结托，伺上动静，皆预知之，故出言进奏，动必称旨。而猜忌阴中人，不见于词色，朝廷受主恩顾，不由其门，则构成其罪；与之善者，虽厮养下士，尽至荣宠。寻历户、兵二尚书，知政事如故。

寻又以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，驸马都尉杨洵白惠妃。玄宗怒，谋于宰臣，将罪之。九龄曰：“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。太子国本，长在宫中，受陛下义方，人未见过，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？臣不敢奉诏。”玄宗不悦。林甫惘然而退，初无言，既而谓中贵人曰：“家事何须谋及于人。”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，有政能，玄宗加实封，九龄又奏曰：“边将训兵秣马，储蓄军实，常务耳，陛下赏之可也；欲赐实赋，恐未得宜。惟圣虑思之。”帝默然。林甫以其言告仙客，仙客翌日见上，泣让官爵。玄宗欲行实封之命，兼为尚书，九龄执奏如初。帝变色曰：“事总由卿？”九龄顿首曰：“陛下使臣待罪宰相，事有未允，臣合尽言。违忤圣情，合当万死。”玄宗曰：“卿以仙客无门籍耶？卿有何门阀？”九龄对曰：“臣荒微贱，仙客中华之士。然陛下擢臣践台阁，掌纶诰；仙客本河湟一使典，目不识文字，若大任之，臣恐非宜。”林甫退而言曰：“但有材识，何必辞学，天子用人，何有不可？”玄宗滋不悦。

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。挺之初娶妻出之，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。时元琰坐赃，诏三司使推之，挺之救免其罪。玄宗察之，谓九龄曰：“王元琰不无赃罪，严挺之嘱托所由辈有颜面。”九龄曰：“此挺之前妻，今已婚崔氏，不合有情。”玄宗曰：“卿不知，虽离之，亦却有私。”玄宗籍前事，以九龄有党，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，拜左、右丞相，出挺之为洺州刺史，元琰流于岭外。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、集贤殿太学士、修国史；拜牛仙客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知门下省事。监察御史周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，玄宗则杀之。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，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。

玄宗终用林甫之言，废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为庶人，太子妃

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瀼州，死于故驿，人谓之“三庶”，闻者冤之。其月，佞媚者言有乌鹊巢于大理狱户，天下几致刑措。玄宗推功元辅，封林甫晋国公，仙客幽国公。其冬，惠妃病，三庶人为祟而薨。储宫虚位，玄宗未定所立。林甫曰：“寿王年已成长，储位攸宜。”玄宗曰：“忠王仁孝，年又居长，当守器东宫。”乃立为皇太子。自是林甫惧，巧求阴事以倾太子。

林甫既秉枢衡，兼领陇右、河西节度，又加吏部尚书。天宝改易官名。为右相，停知节度事，加光禄大夫，迁尚书左仆射。六载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实封三百户，而恩渥弥深。凡御府膳羞，远方珍味，中人宣赐，道路相望。与宰相李适之虽同宗属，而适之轻率，尝与林甫同论时政，多失大体，由是主恩益疏，以至罢免。黄门侍郎陈希烈性便佞，尝曲事林甫，适之既罢，乃引希烈同知政事。林甫久典枢衡，天下威权，并归于己，台司机务，希烈不敢参议，但唯诺而已。每有奏请，必先赂遗左右，伺察上旨，以固恩宠。上在位多载，倦于万机，恒以大臣接对拘检，难徇私欲，自得林甫，一以委成。故杜绝逆耳之言，恣行宴乐，衽席无别，不以为耻，由林甫之赞成也。

林甫京城邸第，田园水硪，利尽上腴。城东有薛王别墅，林亭幽邃，甲于都邑，特以赐之，及女乐二部，天下珍玩，前后赐与，不可胜纪。宰相用事之盛，开元已来，未有其比。然每事过慎，条理众务，增修纲纪，中外迁除，皆有恒度。而耽宠固权，已自封植，朝望稍著，必阴谋中伤之。初韦坚登朝，以坚皇太子妃兄，引居要职，示结恩信，实图倾之，乃潜令御史中丞杨慎矜阴伺坚隙。会正月望夜，皇太子出游，与坚相见，慎矜知之，奏上。上大怒，以为不轨，黜坚，免太子妃韦氏。林甫因是奏李适之与坚昵狎，及裴宽、韩朝宗并曲附适之，上以为然，赐坚自尽，裴、韩皆坐之斥逐。后杨慎矜权位渐盛，林甫又忌之，乃引王铁屡御史中丞，托以心腹。铁希林甫意，遂诬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，遂族其家。杨国忠以椒房之亲，出入中禁，奏请多允，乃擢在台省，令按刑狱。会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邻与子婿柳勣不叶，勣飞书告有邻不法，引李邕为证，诏王铁与国忠按问。铁与国

忠附会林甫奏之，于是赐有邻自尽，出良娣为庶人，李邕、裴敦复枝党数人并坐极法。林甫之苞藏安忍，皆此类也。

林甫自以始谋不佐皇太子，虑为后患，故屡起大狱以危之，赖太子重慎无过，流言不入，林甫尝令济阳别驾魏林告陇右、河西节度使王忠嗣，林往任朔州刺史，忠嗣时为河东节度，自云与忠王同养宫中，情意相得，欲拥兵以佐太子。玄宗闻之曰：“我儿在内，何路与外人交通？此妄也。”然忠嗣亦左授汉阳太守。八载，咸宁太府赵奉章告林甫罪状二十余条。告未上，林甫知之，讽御史台逮捕，以为妖言，重杖决杀。

十载，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、朔方节度，俄兼单于副大都护。十一载，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叛，让节度，举安思顺自代。国家武德、贞观以来，蕃将如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，忠孝有才略，亦不专委大将之任，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。开元中，张嘉贞、王峻、张说、萧嵩、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，林甫固位，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，尝奏曰：“文士为将，怯当矢石，不如用寒俊、蕃人，蕃人善战有勇，寒族即无党援。”帝以为然，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。自是高仙芝、哥舒翰皆专任大将，林甫利其不识文字，无入相由，然而禄山竟为乱阶，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。

林甫恃其早达，舆马被服，颇极鲜华。自无学术，仅能秉笔，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。而郭慎微、苑咸文士之闾茸者，代为题尺。林甫典选部时，选人严迥判语有用“杌杜”二字者，林甫不识“杌”字，谓吏部侍郎韦陟曰：“此云‘状杜’，何也？”陟俯首不敢言。太常少卿姜度，林甫舅子，度妻诞子，林甫手书庆之曰：“闻有弄璋之庆。”客视之掩口。

初，杨国忠登朝，林甫以微才不之忌；及位至中司，权倾朝列，林甫始恶之。时国忠兼领剑南度，会南蛮寇边，林甫请国忠赴镇。帝虽依奏，然待国忠方渥，有诗送行，句末言入相之意。又曰：“卿止到蜀郡处置军事，屈指待卿。”林甫心尤不悦。林甫时已寝疾。其年十月，扶疾从幸华清宫，数日增剧，巫言一见圣人差减，帝欲视之，左